

## 走进儿童的「一米世界」

——记杭州市钱塘区文瀚幼教集团党支部书记、园长周伟玲

□本报记者 郭诗语

充满自然野趣的杭州市钱塘区文瀚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在比谁先爬上山坡;几公里外,在由旧厂房改造的幸福里幼儿园,孩子们化身“小小工程师”,正动手搭建积木。一所被高校环抱,一所嵌入产业工人社区,却由同一双手托起。周伟玲,这位有着23年幼教经历的园长,同时管理着这两所气质迥异的幼儿园。“看见儿童”,是她不变信念。

用“一米”的视角看见儿童

2016年,当周伟玲踏入刚建成的文瀚幼儿园担任园长时,她没有急着去做什么。第一年,她把自己定义为“观察者”:观察孩子需要什么、家长期待什么。以高校教师为主的家长群体会直接向周伟玲阐述对教育的理解与要求,这使她必须更加理性地去思考幼儿教育理念。

周伟玲希望幼儿园是好玩的,是回归到儿童本身的,于是,她把“自然育人”作为办园定位。如何让理念落地?周伟玲决心“留白”,将选择的权利交还给孩子。孩子们觉得塑胶地不好玩,她直接问:“你们想把它改造成什么?”大班的孩子经过热烈讨论,决定造一座“小山”,取名“瀚宝山”。当4个高低错落的山坡落成,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年龄越小的孩子,越喜欢挑战陡坡。这个发现让周伟玲更加坚信:儿童有天生的挑战欲,成人需要做的,是给予安全环境下的放手。

山坡上种了树,一天,孩子们看见小松鼠在树梢跳来跳去。“我也想像小松鼠一样爬树。”为了满足这个天真的愿望,周伟玲从隔壁小学借来专业的体育教师,开设了一门独特的“爬树课”。让周伟玲惊喜的是,有个孩子成功爬上树后,对着天空念起了《登鹳雀楼》。

这是一所“会呼吸”的幼儿园,玉兰、荷花、竹子、芭蕉……几十种植物在这里自在生长,它们不仅仅是风景,更是每个班级的“姓名”。入园时,教师会和孩子及家长共同选出一种植物来代表自己的班级,用几年时间深入探究它的生长。蜜柚苑的孩子研发出摘柚子“神器”,芭蕉苑的孩子用芭蕉叶搭帐篷,锦



图为文瀚幼儿园柚子大丰收。

竹苑的孩子烧起了香喷喷的竹筒饭。“这是‘一物一世界’课程,也是一种情感寄托。”周伟玲说,“以后每当孩子看到这种植物,就能想起在幼儿园自由探索的美好时光。”

对儿童天性的尊重,并未让周伟玲走向放任。相反,她一直在思考如何引导孩子完成从“我”到“我们”的过渡。“我希望幼儿园能够培养出孩子适应公共生活的能力。”这一思考,在她接触到“一米高度看世界”这一儿童友好理念时,豁然开朗。

周伟玲发起了一米“视”界系列行动:一米声音,聆听儿童的需求,赋予儿童话语权;一米议事,鼓励儿童参与决策讨论,实现“儿童当家做主”;一米行动,发布儿童权利宣言,家园社联动培养儿童在公共生活中的主体意识。从忽视地上垃圾因为“不是我扔的”,到学会为了集体环境主动捡起;从只关注自我,到能和同伴有商有量,孩子们的社会性成长迈出了微小却坚实的步伐。

“教育应该提供一种‘适合’。”周伟玲总结道,“这种‘适合’,是在尊重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帮助每个独一无二的孩子,找到融入公共生活的和谐方式,从而拥有追求未来美好生活的能力与心性。”

托起流动儿童的幸福童年

2022年春天,周伟玲接下了一个新的挑战——担任产业园区嵌入式幼儿园的园长。钱塘区白杨街道邻里社区是杭州首个由外来务工人员组成的新型社区,聚居着来自附近数百家企业的工人。他们的孩子如果不能在杭州入园,就只能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在走访调研中,周伟玲看到了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沉甸甸的截面。

这里有2岁多还不会说话的孩子,他只会用“啊”字的长短表达情绪,而忙于工作的家长无暇顾及孩子的语言发育迟缓;有即将被送回老家的4岁孩子,眼里满是对父母的不舍;有因家里无人做饭,只能以零食充饥的小小身影……这些情况刺痛了周伟玲。“请你们等等我。”她在心里郑重承诺。在钱塘区教育局和白杨街道邻里社区的全力支持下,周伟玲带领团队开始与时间赛跑,寻找场地、设计方案。不久,由一间旧厂房改造的幼儿园“幸福里”诞生了。

彼时,文瀚幼儿园已步入成熟,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成果。最轻松的做法,莫过于把文瀚的办园理念直接复制。但周伟玲意识到,幸福里承载的已不仅是教育理想,更是在承担社会责任。她重新设计了课程方案,3年来不断迭代调整。

“最初我称之为‘小确幸’课程,”周伟玲回忆,“我希望孩子们感受到生活的小美好。”但实践后,她发现了问题。产业工人家庭面临的现实困境,远不止于情感慰藉——家长工作繁重无力辅导,家中连一本童书都难寻。“如果我们不多教一点,这些孩子未来靠什么面对学业挑战?”第二年,她尝试引入文瀚的自然科学课程,却再度遭遇“水土不服”。对科学领域认知经验少、探究机会不足的孩子来说,这些内容显得过于深奥。

“一米行动”的理念再次启发了周伟玲,她将目光从课程移向公共生活。这些孩子缺少自信和归属感,周伟玲便带着团队整合社区资源,研发出一套“杭城小主人”课程。通过“串串邻里”混龄活动,孩子们走进企业探



图为周伟玲带着孩子们读绘本。

索,探访社区老人,融入杭州文化。他们渐渐有了小主人的担当。幼儿园门口的空地上常有人随手丢垃圾,孩子们屡捡不绝。直到有孩子提出:“如果我们把它变得很美,人们就不忍心破坏。”于是,孩子们亲手种下花朵,把空地变成小花园,周伟玲欣慰地感慨:“他们学会了用创造美好来代替抱怨环境。”

周伟玲常常思考幸福里的孩子需要什么。她曾主动找到金沙湖大剧院的负责人,恳切地说:“我是邻里社区的幼儿园园长,如果剧院有卖不掉的票,可不可以送一点给我们的小朋友?”剧院方被她的真诚打动,送给每个孩子一张可以观看任意一场演出的票。一个观看了芭蕾舞剧的孩子回来兴奋地分享:“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舞台!”

那个只会发出“啊”音节的孩子,在入托班几个月后就响亮地喊出“园长妈妈早!”周伟玲的梦想很朴素:用这一方小院,为产业工人的孩子撑起一片爱的天空,让他们能像花儿一样,迎着钱塘的朝阳,幸福绽放。

“勇敢做自己”的园长

周伟玲常常用“勇敢做自己”来鼓励孩子,而今年夏天,她也为自己勇敢了一回。上一年,在写作《一米行动》书稿时,周伟玲发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建军关于学校公民教育的研究与她的理念十分契合。她非常希望能得到冯教授的指导,便托人问到了联系方式,但周伟玲还是不敢贸然打扰。

今年暑假在南京培训,她心里始终记挂着这件事。周伟玲鼓起勇气给冯教授发了一条短信,没想到,冯教授当即邀她见面,他们就“如何在公共生活中培育人”这个话题畅谈了4个小时。“其实‘勇敢’挺难的。”周伟玲感慨,正是这次的“豁出去”,让她获得了珍贵的精神共鸣,也让她更加坚定了在幼儿园实践“一米行动”的信念。

这股冲劲来源于周伟玲的性格。事实上,回望职业选择与23年的幼教生涯,她一直在勇敢地做自己。那年,怀着对西湖的向往,她又义无反顾地抓住唯一的机会——读幼儿师范学校,从家乡小城来到杭州。实习时,她真正走进了幼儿的世界,纯粹的爱和信任让她开始享受幼师这个职业。她是一个热情



的实干家。“玲玲老师,每次见到你,你都是精神饱满的样子。”许多家长夸赞她。

从新手教师做到教研组长的那些年,不能说不辛苦。“每个孩子都长在我的脑子里,谁几点钟会在卫生间,谁在我背后做什么,我都一清二楚。”而她并不觉得劳累,“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快活。”周伟玲的女儿更是她的能量源泉,养育女儿的过程让她惊叹于儿童与生俱来的能量与哲学思辨。她觉得很多孩子的潜能没有被激发出来,她便幻想:如果自己办一所幼儿园,会怎么样?

成为园长后,她告诉自己要做成一个温柔而坚定的人。她相信:“我们怎么对待老师,老师就会怎么对待孩子。”周伟玲也耐心地指导着后辈成长,幼教专业的学生来园里实习,她会告诉他们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孩子,和小朋友做同伴;第二件事是做老师,教给小朋友知识和技能;第三件事是做爸爸妈妈,让小朋友感受到温暖的爱与呵护。”

拔青菜、摸螺蛳,周伟玲“野”在田野里的童年塑造了她开放的心性,如今,她为孩子们守护一方能够去玩、去探索的天地。她希望他们不失去好奇,不失去勇气,在漫漫人生中勇敢地做自己。一阵风吹过,沙沙作响,仿佛是她童年时田野的回声,正轻轻拂过每一棵正在抽枝展叶的、属于未来的树。

## 东阳市飘萍小学教师厉梦婷:

# 一只渔鼓,一副筒板,敲响少年志

□本报通讯员 黄权

“一代报人”邵飘萍,“新闻救国”志向明,疾恶如仇闹革命,一心为国战终身……”

东阳市飘萍小学的道情社团课上,教师厉梦婷笔直地站在学生面前,左臂斜抱渔鼓,左手夹击筒板,右手击拍鼓面,拍出“嘭唧唧”的节奏。唱到激昂处,只见她手腕翻转,筒板开合铿锵,嗓音陡然上扬,眼中闪着炽热的光。学生们也被气势感染,屏气凝神,神情满是专注,有的甚至跟着唱了起来。

这首《一代报人》邵飘萍已深入人心,社团里的任意一个成员站起来,都能深情地唱上几句。“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是学生们最喜欢的一句词。五年级学生唐正腾说,第一次听厉老师演唱时,内心就涌起一股自豪感。“唱着道情,邵飘萍先生的故事更加鲜活起来,我好像更懂我们的学校,更懂家乡这片土地了。”

3年前,为了上好“金华道情”这门地方课

程,厉梦婷拜入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洵梅门下,正式走上学艺之路。其实这份乡音对她而言并不陌生,她笑着说:“家里大姨夫就爱唱,逢年过节总爱即兴拍着渔鼓,来上几句吉祥话。”带着这份天然的亲近,在学校的支持下,她开设了道情社团,让渔鼓和筒板的声音在校园里扎下根来。

教学相长,是她最深的体会。师傅吴洵梅对唱词极其讲究,强调必须“押韵上口、方言入味”。厉梦婷把这份严谨也带给了学生。每次创作新词,她都要反复试唱,琢磨哪个字音“味道”不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而看似简单的渔鼓和筒板,要拍打出老艺人那般清亮明快的声音,全靠苦练。“厉老师,我的筒板为什么打不响?”面对每个新成员的困惑,她总是拿起筒板,用道情的调子回答:“没有技巧,就是练,练到手上长茧就大功告成。”

六年级学生朵语婷已是社团里的“小老师”,手上早留下了练习的印记。“打筒板特别容易夹到肉,很疼,”她回忆道,“但痛并快乐着。”朵语婷最难忘的是备战百姓曲艺大赛的日子,她每天在课余时间一遍又一遍地排练。

“为了能让孩子们坚持下去,我陪着一起练,孩子们每人打500次,我就打1000次。”厉梦婷欣慰道,“社团里有几个老学员,现在筒板打得比我还熟练。”

这份陪伴,悄然改变了许多学生。魏扬乐刚入社团时,总是默默躲在最后一排,声音细若蚊蚋,一提到上台表演,更是连连后退,眼神里写满了不自信。厉梦婷却注意到了这个小女孩的韧性——别人休息时,她总在默默练习。于是,厉梦婷不断鼓励她,哪怕失误也先肯定她的努力。“厉老师总夸我聪明,学得快。”魏扬乐说,“我就越来越敢唱了。”3年时光,道情社团见证了魏扬乐的成长。那个害羞的小女孩,如今已可以站在舞台中央,自信地拍打渔鼓和筒板。

同样成长的还有邵家美。这是一个爱思考的女孩,对于如何用唱腔、节奏和情感去演绎故事,她总有着自己的想法。但让厉梦婷无奈的是,这个女孩同样胆小,害怕被人关注。厉梦婷便总在社团练习时,用一个个小故事帮助她建立自信。当得知邵家美决定竞选学校大队委员时,厉梦婷倍感欣慰。“我想像邵飘萍先生一样,

勇敢地集体承担责任。”邵家美说。成功当选大队委宣传委员的她,将校园里的值周检查、广播播报等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在班里,学生们都知道厉梦婷有个“绝活”。她有时会把语文课文编成道情小段,在课堂上唱给大家听。改编自课文《小英雄雨来》的道情曲,在校内广受欢迎。“厉老师的课像在讲故事,我们特别爱听。”学生们觉得,这位会唱道情的语文老师格外亲切,课堂也总是生动有趣。

厉梦婷带着社团的学生们将飘萍故事、校园新鲜事编成新词,通过广播传遍校园。学生们的声音还飞向更远的地方,3年来他们参与了20余场大小型演出。渔鼓声声,筒板清脆,当学生们用乡音唱响家乡的故事时,一颗名为“文化自信”的种子,正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